

# 學 匯

第 一 百 九 十 六 期

日 五 十 月 五 年 三 十 二 百 九 千 一

## 巴 士 阿 拉 (續)

六、

黑人路乃尼爾  
老梅轉譯

填進墓穴中的枯木，和掩蓋枯木的藤，都為盡心不得他的睡眠緣故，此外還有被喪  
手用慣的鍋和燈籠等。

這樣做法，全是為人睡死，在黑夜裏常想彷彿到生人村莊去噓噓，又因覺得飢渴，  
也能做飯吃，並能調劑暖的意思，且想到天寒了也要穿衣的事，

然而，這一切是不可說的，因他已就醒的長眠了。

走到黃泉國裏，  
被先祖們圍起來，  
不定幾時我們也要來呵！

唱完，一切事全畢了！  
大家圍着墓周，嚴肅嚴肅地旋轉，然後再燃起大火來，把死人在生前所用的東西，

全投進火裏去！

走到黃泉國裏，  
被先祖們圍起來，

不定幾時我們也要來呵！  
夜來了！大家都覺着寒冷了！

像每晚一樣，從對面布耶平巴的四圍，聽見獅子吼的聲音。  
小燈火，在暗中閃滅，溫暖巴士阿拉以至其妻妾等睡眠的火，漸漸消了，夜也深沉

了！  
過了幾天！

死人的小屋，破壞了！同時把木造男子生殖器，也破碎了。  
因為一家戶主死了，弄毀他的小屋，又因向黃泉去的人，生殖器已經不必要了。所

以凡象男子生殖器的東西，全要破碎了。  
但是，早不單費心於他的死這一件事了。巴士阿拉和別的人們，都就緊急的關連，

類情起來了！

第一，操心，就是連希羅巴士阿拉父親死的男女也有了，這事也一定要發見的

我們是因爲生面生來的呵！所以要盡死人，不能不另尋一種謀

因此，有探求「運命底遊戲」的必需要了！

阿！這機會，真只有許運的運命呵！

於是巴士阿拉兩個兄弟，「那古侯」和「維密巴」來訪，都是赤翼的男子，又同是個身軀是爲鬥犬的事來的，

犬，狂吠，看見外面東面，突然跳出，緊起尾巴來，向着焚火的爐細亂叫！

這是何等壯快的遊戲呵！野兔，羚羊，豹子等格鬥，迸出的血，露出的腸，吐拖泡涎的鼻口，投槍投刀的亦遊戲，箭和投槍的結果，割裂腸腹而喘的大吼聲。

甚麼人生能值得這樣歡喜行動呵！運動的喜悅，醉心殺戮，除此以外我們沒有生存的理由呵！（非寫黑人，寫現世也，何處不以殺戮爲喜悅！梅評）

### 民衆藝術論

(續) (第六篇完)

羅曼羅蘭原著  
老梅 翻譯

#### 第一編 過去的劇

##### 七、劇壇三十年會

劇壇三十年會，要用過去那些不相聯絡的種種毀壞東西，趕快趕

原來。劇壇三十年會中，也要區別讀書的事業和演劇的事業。對

於演第一事業，只有稱讚而已。據阿多里安伯斯氏所著劇壇三十年會講：「原來這會，在用正式規則組合法組織的止者和俳優外，尚有一切人們，即作者俳優，評劇家，機械匠裝飾匠等，直接間接爲救助三十年間的勞動和奮鬥費，而沒生活實力，又因症病死亡而窮迫的人們，籌捐補足的救助基金的會。」這般好事，自勝是少有的，且巴里人們！自己生平愉快的人們，到如今默然不救困窮的人，這是怪怪的事情！阿多里安，伯斯氏，是負發起此事光榮的人，爲此事氏的盡力，是大足稱讚的。假令就是錯事，總而言之，能實行的人，比較口頭單講好事便滿足的人，便起的多了！

但是，現在不論法蘭西俳優的混雜基金，且論三十年會發起人，自稱建設的平民劇。

劇壇三十年會，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開第一回委員會，一九〇二五月，而由蒙巴爾納斯，古爾乃路，哥布列，畢多尼，及比奧街，孔塞爾，有洛布諾劇場，五處演唱，開始了！每處都是演員的劇座，也有古典劇也有浪漫劇，有小歌劇，也有唱歌，也有踏舞，毛派諾女優也出場了，浮介爾也出來了，是托姊妹也出來了，卜來特，讓爾也出來了，卜速也出來了，流行的，閉幕除演，不可缺的。謙遜者，自然也有，一九〇二年十月，政府保護的諸劇場，特借哥麥德法蘭斯舞台的俳優，演唱古典劇，從十月到六月初季節，開演二十五回的平民大演劇會！

(未完)

### 經濟學

克魯泡特金著  
容三譯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是一個例外的年份，因爲普法戰後，發生了很大的需要。可是同樣的失敗讓也繼續了好幾年

所以我們把政治家的「年書」的統計一看，我們就知應當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英國輸出四十九億五千七百噸布疋（毛、棉和麻）和三億一千六百萬磅紗以便達到一億零四百萬磅的出口貨的價值的時候，這同一的國家在一千九百年所輸出的布疋超過五十四億七千八百噸，而紗也超過三億三千萬磅以便實現九千九百七十萬磅。如果我們單說棉花一項，這個總計仍有不恰當的地方。十年來環織織物改良了，所以一千九百零六年的出口貨和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差不多，當七億零四百四十萬噸的貨物和三億零七千萬磅的紗，輸出的時候，二者值一億六千三百四十萬磅，他們在一千九百一十一年，比較的好些，因那年是特別對外貿易的一年。而紗一項無論如何常保持高的價格，因為現在輸出的紗都是頂好的紗。但是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一千八百八十年的大利率是不能再行恢復的了。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當英帝國出口貨的總價值與其人民平均下來可以說近三十年來無大出入，而三十年以前出口貨所得到的高價格，和高利率是不可再見了。無總數的算術計算告訴英國的製造家說，今非昔比了。他們也深知本國市場的貨物將繼續的過於充斥，外國最好的市場都逐漸脫離了，在中立的市場上英國貨物也要廉價出售了。這是全世界廉價工業進步所不能幸免的結果。

以前有時對於意大利頗有變成英貨市場之大希望；可見不久他也仿坎拿大的做法了，就是他自已快要製造了。而殖民地展覽會更足指示這殖民地的人聽作什麼？和他們必須怎樣去作，當他們回去的時候，就費力的做起來了。故此會直不曾殖民地製造增加速率，而減少其依賴英貨的時間罷了。坎拿大和印度對英貨已竟施行保護稅則了。至於剛果的市場，披斯坦來先生的計以一年可獲得二千六百萬磅，倘蘭克失爾人供給阿非利加人以布疋，這樣的允許將屬於明確幻想，好像第

一次中國之戰以後著名的號稱曾使英國變富一樣。中國人願用鋼鐵而剛果的人民現在至少也有四萬號爭着供給他們，這四國即英、美、和印度。

昔日英國差不多為棉業專利的國家。但是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年在歐洲美國和印度所有的機軸中他才佔得百分之五十五，（七千二百萬中之四千五百），而機軸佔得一半稍多一點兒（九十七萬二千中的五十五萬）。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這個數目，更減少到一切機軸中的百分之四十九（九千一百三十四萬中之四千五百三十萬）至於現在，英國所用的機軸不滿佔得全數的百分之四十一。各國的實業一天比一天的進步，他也就一天一天的失却他原來的地位了。這是當然的，必至的結果，而早先就可料到的。為什麼英國常應該據世界棉業之霸權而各國的棉業必當輸入英國呢？這個一點兒道理也沒有。而英國棉業所以到這步田地者，實由於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俄羅斯，印度，日本合衆國甚至於墨西哥和不拉則爾都用他們所出產的棉，來紡成線，織成布以供他們自己的需用了。而在任國紡織發達的國家，棉業之發生常變為他項工業發生之起點這是一定不移的。化學的和機械的工作，冶金和探礦即都因新需要而應時發生了。內國各種的工業和職業教育要一塊兒改良以便急速滿足新的需要（國際棉業聯合會一千九百零九三月一日所發表新舊世界各國紡軸的數目如下：

- 英國.....五千三百四十七萬二千！百分之四十一
- 美國.....二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百分之二十一
- 德國.....九百八十八萬一千！百分之八
- 俄國.....七百八十二萬九千！百分之六
- 法國.....六百七十五萬！百分之五
- 英屬印度.....五百七十五萬六千！百分之四

其餘各國……一千九百二十六萬二千！百分之十五

一億三千零七十九萬六千一百

### 國家論

(續)

克魯泡特金著  
徐蘇中譯

還不以此為滿足，看見貿易裡而有賺錢的，不久就干涉輸出業，拿來運在他手裏。從來輸出物裏面，像織物的價錢，絲質的好歹，以及漁魚箱的容量等等都有一定，若是關於這事，在兩個都市起了爭論，不容易解決的時候，就請第三個都市仲裁。有時召集織工或桶匠，決定植物的品質價格，或箱子的容量。却是到了今天，又大大的不同了。國家沒一樣不干涉，這等爭論，通通交由什麼巴黎呀，倫敦呀，那號中央政府來裁斷。織物的性質哪，箱子的容量哪，經緯線怎麼織哪，都是由政府派官員決定，以外無論什麼極不相干的小事，也是這一樣的干涉。

那個結果，是怎樣呢？在這樣制度下面的工藝和產業，我可先簡單一句，到十八世紀，是很衰退了。你看那單絕的拚威特，和里尼的藝術是怎樣？當時的木工或石匠基爾特的產物——！現在還有我們歡美不置的壯麗建築——！又是怎樣？今天無論什麼地方，可以找得這好的工藝美術品麼？這些不是在通商保護之下消滅了的麼？以後國家時代現出來的又可怕又可厭的紀念物，只要望一望，就可曉得那號建築的美，已經完全亡了，自從受了國家的大打擊，到現在還不能夠還原。

像布留玖的細工，荷蘭的織物，那樣美妙東西，近世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見？當時歐羅巴各都邑的鍛冶工——！——！就像鐵這樣繁貴的材料，都能供很精妙裝飾的用——！——！現到那塊去了！那紐能伯

爾赫，人人都說他給了中世歷史的光輝，機噠呀呀，鐘表匠呀，精細機械的組成者呀，都在什麼地方？試拿來和十八世紀的事物比比看。——！華特發明蒸汽機的時候，不是連一個製造簡單笛的工人，都找不到，把粗造模型，白白擱了三十年嗎？這就是國家干涉產業界的结果，實在現代國家所做的，是使那些勞動者的手段更強，使人民的自由意思和動力消耗，強奪土地的所有權，散播貧民的種子於都市，使多數人陷於饑餓狀態，因此建立產業的奴隸制度。

就是講到法蘭西革命，也不是帶有破壞國家權力的任務，却還想法保存了他。承認國家在產業和工場勞動者的上面，有無限權力。試不過恐怖時代的國民議會，討論罷工案。當罷工者喊冤叫苦的時候，議會回答他們的宣言，竟說：「監視人民利害的權，只屬於國家。」罷工的事，是你自家同盟的事，即是國家裡而又形成一個國家的事，故你們應該被處死刑。

把這話一看，就可曉得法蘭西革命的性質，簡直是中流階級的。若更把這宣言裏面所含蓄的教義——！——！就是汝等人民若感苦痛，應陳訴國家，只國家能夠有排除人民困危的權，如若你們聯合請那自衛軍，是要嚴禁的——！——！考究一番，更可曉得那一七九三年在柯實一班人的革命主義，是很完全的，論理的，表白國家的態度了。在這個意味上面的法蘭西共和國，自家作為個單一不可分的東西，那是當然的事。而且這話不單就古時的革命黨講，就是現在查柯實一流的社會主義，也是同一樣的想頭。

以前講的國民議會的宣言，不但佛蘭西共和國，是把其餘一切國家對於人民聯合和結社的態度，都明白的表示了。例如俄國也把罷工，看做對於國家的叛逆；法國也大體和這一樣，近日幼帝威廉，會說：「一切的事都要奏上，若是汝等臣民，因為自己，自由行動，恐情

般的軍隊，就要拿鎗刀開候你們」。就是英國，勞動者能夠有罷工的權，也是因為他們繼續爭鬥了一百多年，才得這種結果。若是英國勞動者，此後中了政府圈套——把八時間勞動的好點心引誘他們承認強制仲裁法的計策——我怕他們這同盟團體的權，也要完全被奪了。

(未完)

老梅

## 罪案附錄

(續)

### 宋案略記——裴郭入獄之營救

一天忽在友人處，得到一個驚人電報，說：「宋教仁(漁父)被刺于滬寧車站，傷勢甚重，刺客武某已被捕。」因對聞者曰：「民國大亂從此起矣！革命又要接續了，我們不能不豫備一番！」漁父雖是政治家，但因他是民黨健將，又為人極精敏有毅力，羣推為政治領袖。他一死，民黨決不能干休，一定要起報復之師。至於這案的主謀人，由上海探得洪述祖和趙秉鈞的往來密電，中有：「梁山賊寇已伏誅，轉達極峰」等語，又露出應往警署人的名字來。所以某君曾有一概聯云：

「前年殺吳祿禎，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趙秉鈞，我說是袁世凱。」

頗能指出真犯。時檢査廳，出票傳趙秉鈞到案，趙不肯出庭，曾予法庭一書，結以「豈能代人受過，自蹈危機？」兩語。國風報對此事，攻擊袁氏極烈。袁氏恨之，乃命人捕去編輯郭究竟，和經理袁子清。拘禁到獄裡，我因之大憤，因給官庭一書，略云：「此報經理編輯主任完全由鄙人負責，不能推諉於別人，如謂議員不能逮捕，即辭議員職以待。鄙人此舉純為服從良心之命令，不然，豈肯代人受過，

學 匯

自蹈危機！」末二語借用諺詞，惹起一時注意，官庭因之釋放郭裴二君，也是一種紀念。我對於宋君之死，只想起在東京，建設破壞一書話，因成一聯云：

破壞易，建設難，勉為其難，遂死于難；

權利輕，義務重，時任此重，恆生或重！

因對語不自然，假之字彙中，要另作，又不切事，只得罷休！

(未完)

## 我不應該有父母

金拓

恨我的父母不應該有我——恨不足——！

只得恨我自己不應該有父母！

——我既是我「人類」的人的體質，

何以不能做一個人哩？

既是我「人類」的人

何以不能滿足人所應當享受的人生哩？

——我並不是好高騖遠的想啊！

也並不是在人的生活之外越分的想啊！

也沒有為學，為賢的痴想；

我並不曉得財藏萬庫，妻室三千快樂在那里？

不曉得為至學，為大賢有什麼樣的好？——！

這些有什麼叫我體體的由來哩？

我的父母撒下了長成人的我的種子，

且已長成了現在的我；

我現在僅僅只想做一個人類社會中的人，

僅僅只想得一個人類社會中的人的生活！

五

父啊！母啊！

你們就不能預備一個人的生給你們所生來的我，

你們就不應該弄你們的情意！

你們弄你們的情意不打緊，

但是，不應該再另外弄出一個我來！

父啊！母啊！

我現在恨你們不應該有我！——恨不足！……

只得恨我自己不應該有父了母！

一九二三，四，二十五。於蕪湖職業學校，

### 我對於婦女參政運動的感想

F.S.

。法律這個東西，就是保護這一階級壓迫那一階級的唯一妙品。參政就要用權力去加入政治團體中去，做那立法治人的人。但你們做參政運動的招牌，不是要自由平等嗎？那末這真是一件極怪的事了。要知道參政這回事，是和自由，平等立於極端的反對地位的，要獲得自由，平等，而高叫參政，這真是緣木求魚！若說：因為男子早已有這種權利，所以女子也要與男子享同等的權利。難道這也說得上是男子的權利嗎？不過是多數的男子沒有耳目與腦筋，被少數自私自利的男子把他們愚弄了，才造成這個不自由不平等的國家政府……來，難道婦女們也要學男子一樣來作兩自博，使自己變成強盜與奴隸麼？這樣看來，婦女又何必去做參政運動呢？

設若有一個人，見我說婦女不可能而且不必去參政，並且不該去做參政運動，他必定說：「依你這樣說來，難道女子仍舊應當無聲無息地受男子的玩弄，保護，壓迫，永久做一個性慾發洩機關生殖機而不圖自由平等麼？」我說：「不然！凡是人類都應當絕對的平等與自

由！女子也是人類，自然也要與其他的一切人平等自由，可是那社會的階級分得很多，而且不近人情的亂法也立得很繁，除了那少數握有權利的政團軍閥財閥而外，誰能得到少許的自由與平等呢？我們要得到自由與平等非採取革命的行動不可，我們不應當分出男女的界限。

(未完)

湘君

### 情網

天般大的網兒，

海般深的情兒，

火山暴般的心火兒，

一秒一分的澎湃起來了。

★ 安慰的心靈，

甜蜜的過活，

快樂的人生呀！

在何時何地讓我們享受呢！

★ 絲毫我不敢怠慢呀！

因為急燥是無用的。

★ 親愛的安琪兒呀！

你是掌人世間之快樂的。

像我們這樣可憐的小綿羊，

你需要怎樣的安排呢！

痛苦我是齊過了的！  
快樂我還沒有享到呀！

不幸。你要強逼我痛苦的過活！  
那麼，又何必這樣的使我妄想呢！  
親愛的安琪兒呀！

世界上沒有我敢咒咀的人們！  
却有我極愛好！永遠愛好！的意中人！

我想世界上沒有別個可敬！  
可敬愛的惟獨有她！

我想世界上再沒有別個快活！  
可快活的惟有和她！

我想人世間再沒有別個可希望的！  
可希望的惟有她！

十二，一，二十五，於北大

##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爲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篇什。而思都成

學 源

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機會不多，空存此事於腦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編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免於掛漏。今特發一癡願，闢此關於「學源」中，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中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隨時不拘朝代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篇章畢足時，再行編定。

老梅特白。

## 插秧女

清 陳文遠

朝見插秧女，暮見插秧女。雨淋不知寒，日炙不知暑。兩足如鳥驚，盤日在烟渚。種秧一畝寬，插秧十畝許。水淺愁秧枯，水深怕秧腐。高田已打麥，下田還種黍。四月又五月，更盼分龍雨。淋淋穀道旁，有兒不暇乳。始信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 介紹新刊

小說：(燈火)第二期出版預告：

鄉間的問位

母親的心

車站之原

且卜舍人的英雄

潛變

月夜

兩個乞食

先艾

仲剛

趙景深

良慶譯

滄希

先艾

洪範編譯

七

曹智官

小 通 信

北歸

大柳

仲剛

韻安

大柳

大柳

大柳

大柳

寂寞

笑園

私生子

靈語

瘦本香的復活

冷箭(長詩)

雄心華，趙景深等，七十餘首。

細目繁多，不及備載。

出版日期：五月二十五日。

定價：每册二角。

代售處：

北京中華書局

天津中華書局

北京商務印書館

天津新華教育用品社

各處均有代售，函購者寄至粉房城角五十號

特別啟事

「互助月刊」第三期勞動紀念號出版了，每册定價

二角凡欲購者、請從速。

學滙編輯部啟

同志們：「社會運動」第二期，(五一紀念號)有存者，請借一閱，關

後壁還。如肯割愛，尤為希望！

省吾：四月十七號寄去之書，不知收到否？「自由」希早寄來！

嘉林：寄來郵票五分，作「民聲」和「克翁思想」的代價，收到否？

狂濤：由鐵針轉來的信，收來？所問事希告！

子芳：「學匯」九十兩期，尙來訂成，一俟訂出當寄。

李水：「民聲」合刊，定價六角，代派的書，「上餘」，「互助」，「前

途」

鳴九，新生：記者。

省吾：「自由」我這裡無有了，已托國風社轉寄幾本去。

省吾：我昨日已和瑛見面了，勿念！

大法：前信收否？所托事希速辦！

書塵：彭城別後，念你狠！轉學事如何？見告！

農村運動社：郵票十二分作寄「農人之友」的寄費，收否？

茂亭

新生